

別



人生在線 安仲生

別了春天，五月初夏放下滬港工作，遠赴重洋出席大女兒於美東商學院碩士畢業禮。之前因疫情及工作沒能來參加她本科畢業禮，心存懊惱。故此之行著實期待甚殷，也計劃良久。雖說匆匆一周，長途機加上倒時差，兩天畢業禮及酒會，剩下在美只有兩天，唯辛苦疲憊無減我興奮愉悅之情。

回想當年大女兒未滿十八歲便隻身離港赴美求學，現在一晃五年多，她已完成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且已收到當地幾家公司的錄取，決定先留下工作幾年，爭取社會歷練及工作經驗，為父深感安慰。她自小聰慧乖巧，不大需要父母為她操心，就讀並畢業於本港女子中小學，感謝學校及老師的教導栽培之恩，她很早已學會自立。如今又看見她獨當一面，學有所成且回饋學校，為大學出任舍監及推廣大使，義務服務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生。同時，令我暗自歡喜的是她交了一個真誠、陽光、喜歡運動的男友。彼此尊重，互相珍惜，共同扶持並進步。

相聚短短數天，又到了要別離的時刻，他倆送我去機場，女兒抱着爸爸哭了……我輕言安慰，希望他們好好生活，努力工作。時間會過得很快，不久的來日大家又會重逢的，或許當下就開始倒數再遇的日子了。

別了女兒她們，回港又是早出晚歸忙工作及其他。偶爾發現內子精神不振，心情鬱悶，細問之下原來其同窗摯友與病魔搏鬥了兩年多後，在五月二十日同家人永別了。摯友一家與我們一家往日常聯繫與走動，如今與至愛親朋生離死別，彷彿已是每一個步入中年的朋友必然會面對的一大挑戰。如何在哀痛中與己與人相處，並互相安慰保重，各自堅強療癒，儼乎其然地成為我們必須學習的課題。縱有千般不忍，萬般不捨，人要走了，任誰也留不住。

別了今天，還有明天。別了女兒，總在期盼早日再相聚。但別了人生，她的音容笑貌，也只能常存於記憶中。願她在另一個世界安好無恙，家人親友於此節哀珍重。此時此刻別了此地，他日終於於他方再會永恆。人，或許總要在別後才會迅速成長成熟，去成為或成就更好的自己。



准風物談 胡竹峰

宋人筆記裏說，蜀地產茶地方有八處，雅州之蒙頂、蜀州之味江、邛州之火井、嘉州之中峰、彭州之壩口、漢州之楊村、綿州之獸目、利州之羅村。在蜀地，去羅村看茶，看羅村茗眉。

車行在大巴山中，路上是青色的，綠色的，碧色的，或許也是閉塞的。閉塞也好，這是茶之旅。如果是綠茶，其性多陰柔，以性別論，大抵屬女性吧。正當是杜甫詩中所說：空谷有佳人，倏然抱幽獨。

一些綠茶如花衫，一些綠茶似青衣，一些綠茶若老旦，一些綠茶儼然貼旦，閨門旦，乃至武旦，刀馬旦……當然也有綠茶沉味近乎老生，小生，花臉……老生者，炒青茶似之；小生者，洞庭碧螺春似之；在皖南喝到涌溪火青，像京戲舞台上花臉悅然眼底。

初訪大巴山，據說李商隱的詩《夜雨寄北》即客居此地時所寫：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。

羅村茗眉記

有些惆悵，有些孤寂，有些苦悶，是一杯上好的綠茶風味。

茶之底色到底要有一些惆悵，有一些孤寂，有一些苦悶，如果一味只是歡喜，格調似乎流於淺薄。

在川蜀之地的通江，有幸遇見巴山夜雨，只是心境與詩人不同。比李商隱幸運的是，何當共剪西窗燭時，不獨卻話巴山夜雨時，還能卻話羅村茗眉時。

且說卻話羅村茗眉時，一縷山風吹過，是溫潤的風，隱隱的野趣，淡淡的茶香，一時通透，捨不得挪開腳步了。也實在是一杯新芽被喚醒不久，不捨得離開那杯清亮通透有一抹翡翠色的好湯——

他們去看茶山了，我不捨得離開在這曼妙的美人。在廊下靜坐着，彼此淺淺相守。果然如《東齋記事》裏說的，羅村茶色綠而味亦甘美。

以形而論，羅村茗眉精巧巧直如古畫裏的工筆娥眉。

杯茶在手，看見了掛軸裏古典的仕女款款走來，也看見古詩詞中綠衣羅衫的女子款款走來：是《楚辭》裏的「嫫目宜笑，娥眉曼只」的那個人；也是鮑照詩中：「始見西南樓，纖纖如玉鈎，未映東北墀，娟娟似娥眉」的那個人；更是唐人筆下那個彈弦鼓吹裙袖廣長的人，神仙娥眉，被服煙靄。

羅村茗眉，不獨娥眉，還有明媚。這款茶的好，好在明媚。霧靄太多，陰冷太多，灰暗太多，迷霧太多，這一抹明媚是稀罕物。這款茶的好，好在透徹，一口口如喉，身體好像被月光照過，清幽來了，安寧來了，靜謐來了。人如鐘如松如水，一時照見自我，一時五蘊皆空。也未必空，空茫裏陡然一聲吶喊。

川蜀飲食麻辣，一方水土一方人物，綠茶也不例外，唇齒間徘徊之際，顧盼自雄。再看那茶，形體乾瘦，滋味倔強。如果是女子，也是重義守節的俠女，心裏不由生出幾分敬意來。茶裏莊嚴道啊。

打卡北京網紅地



續紛華夏 橘子

這是一次時隔快三年的旅行。在短短的十餘天內，坐飛機從香港回到北京，再從北京坐高鐵經長沙回到香港。回到三年未見的故鄉北京和探索從未踏足過的長沙，讓我抑制不住的興奮。幾年間，北京的高圈和網紅打卡地有了不小變化，長沙也成了新晉網紅城市，此次的旅行正好一探究竟。

說起當下最紅火的北京打卡地，非雍和宮和北京動物園莫屬。雍和宮的手串吸引無數年輕人前去購買，而動物園則是因為近期的網紅熊貓們而再次備受關注。因此，這一次安排日程時，自然也將這兩個最熱門的地方列進了旅行清單中。

雍和宮位於東城區的雍和宮大街上，是北京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。坐落在二環裏，前往雍和宮的時候還可以看到鐘樓、鼓樓一帶極具京味特色的建築。不少人會選擇在還未開門營業的時間早來到寺廟周圍等候，而我則是正午時分到達，沒能見證第一批遊客踏入寺廟的場景，但排隊入園的遊客絡繹不絕，不少人在綠樹、紅牆和琉璃瓦前拍照紀錄。

走到雍和宮的正門，可以看到一家名為法物流通處的商店。這是唯一一個不用入園即可購買雍和宮手串、項鍊等商品的店舖。門口排隊如長龍，可見雍和宮手串頗有名氣，備受追捧。走進雍和宮的安檢區，一條寬敞的林蔭道為炎夏夏日帶來一絲涼意，不少遊客會在樹蔭下乘涼休息。

大路走到盡頭，右側是入園後的另一間法物流通處，眼前則是步入寺廟的大門。大門兩側有專門的領香處，為前來參觀的遊客免費發放一捆香，供遊客拜佛使用。進入大門後，能看到殿前排隊拜佛請願的信眾。不少年輕人身著華服，在雍和宮的紅牆、金匾下，手拿買好的手串拍照打卡。而走過大約三四道宮門，便來到了手串的開光處，這裏聚集着不少選購完心儀手串的年輕人。



▲北京動物園的大熊貓「萌蘭」。
▲雍和宮內名為法物流通處的商店前，滿是排隊購買手串的年輕人。
作者供圖



▲雍和宮手串。
作者供圖

欣賞一圈雍和宮的宮殿和佛像，也排隊轉過了殿前的轉經筒。我也來到法物流通處開始了排隊買手串之旅。剛走到隊尾，就看到門口的牌子上寫着「香灰琉璃、香灰瓷系列手串售罄」。環顧周圍，排隊的遊客大多是在社交媒體被手串「種草」的年輕人。

在門前排了兩小時，終於到我進入店內選購。一進門，就看到不少人圍在時下最火的香灰半糖系列手串的櫃檯前。香灰半糖系列的珠子小巧精緻，搭配金色的鏈條，在陽光下有種朦朧的美，是最具人氣的款式之一。此外，香灰雪芭系列、心經系列亦頗有人氣。購買完心儀的手串，就要立刻趕着前往開光處。聆聽僧人虔誠的誦經，完整地體驗了風靡全網的雍和宮遊玩攻略，可謂不虛此行。

如果說年輕人都要去一次雍和宮趕上買手串的風潮，那麼前往北京動物園不僅能見到年輕人，還有不少帶着小孩前往的家長。大家最關注的是動物園內的大熊貓館。近期的社交媒體，被一眾可愛的大熊貓佔領，花花、萌蘭、飛雲、金虎，這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極具個性，形似三角飯糰的花花性格溫順；被稱為西直門三太子的萌蘭則是活潑而嚮往自由的陽光

開朗大男孩；飛雲則是熊貓界萌妹的代表，因長相可愛而身似金剛芭比而走紅；住在飛雲隔壁的金虎則是有名的話嘮熊貓，和飼養員之間的對話俘獲不少粉絲。

走進北京動物園，便迫不及待前往熊貓館，想要一睹萌蘭的風采。作為時下最紅的大熊貓之一，在熊貓館外陳列一塊指示牌，告訴遊客觀看萌蘭需要排隊，不看則不必排隊。排上隊後進入館內已是下午，看到飼養員為萌蘭的室外活動區準備了一張涼席、幾根竹筍。不一會便等到了出門「營業」的萌蘭。有了涼席後，坐在鐵鞦韆上的萌蘭很是興奮，竹筍的味道似乎更香了。

在北京動物園內，除了萌蘭，還有胖大海、萌大、白天、萌萌、古古等大熊貓，分別生活在奧運館和亞運館內。館內還有相應的熊貓文創產品，如萌蘭明信片、萌蘭比心冰箱貼。看完動物園裏的小動物後，前往附近的網紅咖啡廳喝上一杯熊貓主題的咖啡是不少遊客的選擇。這幾天，看到了丫丫回到北京動物園的消息，心中感慨萬千。看着被新鮮竹子包圍的丫丫，開啟回家後新生活，再次回想起那個炎熱的下午，在熊貓館中無憂無慮生活的大熊貓們。



「蜘蛛俠」

在北京房山奧特萊斯購物廣場，幾名「蜘蛛俠」正在空中作業，用心粉刷樓房外牆，他們也被稱作「城市的美容師」。

圖、文：張亮亮



巧妙結合

在養護中心，我們有一對鄰居夫婦，老爺爺八十九歲，會吹口琴；老奶奶八十八歲，會唱歌。兩人配合默契，珠聯璧合。

他們兩位原來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，畢業後老爺爺輾轉多地工作，最終兩人還是被分配在不同機關單位，但一直保持聯繫，相識相愛，走進婚姻殿堂，風風雨雨過了一輩子。

耄耋之年後，老兩口住進養護中心。經身體檢查，老爺爺有些房顫，醫生建議除藥物治療外，如會吹樂器，比如口琴，可以經常吹一吹，有助於改善治療。經醫生提醒，老爺爺想起小時候吹過口琴的事。他有基礎，很快恢復了識譜，開始了練曲子。

無獨有偶，老奶奶工作時參加過合唱團，還做過領唱，酷愛音樂。於是兩人一吹一唱，合作起來。他們演唱，專找沒人的地方，生怕影響別人的休息。所以，也就沒有多少人知曉這對夫婦能吹口琴擅唱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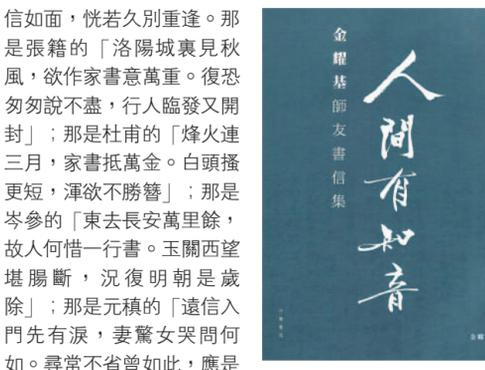
兩年前春節聯歡，有人「告密」，這對夫婦被拉了出來，一吹一唱演出了節目。自那以後，凡是聯歡演出，都少不了他們。既治病，又娛樂，可謂兩全其美。

今時今日，當通訊在移動互聯網浪潮中變得無時不在且無處不在，是否還有人會盼望一封手書信函穿越萬水千山而至？任憑穿秋水的心緒蔓延，好似等一朵花開？

置身碎片化的時代，就連生活亦難免變得支離破碎。在人與人的交往中，愈來愈傾向於享受電子郵件、手機短訊和社交媒體的速度，卻幾乎忘卻了手書信函的溫度。或許終有一日，傳統書信將不敵現代科技，黯然退出人間傳意達情的大舞台。

遙想交通與通訊皆不發達的古代，書信幾乎是古人在面對面之外賴以傳情達意的唯一方式。早在紙張問世之前，便已有了在潔白絹帛上寫就的「尺素書」，因常結成雙鯉之形而得稱「魚書」，之後又結合「鴻雁傳書」的故事，以「魚雁」代稱書信。一如秦觀的「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」，李清照的「雲中誰寄錦書來？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」，寄託了世人藉書信上天下海傳達情意的美好願望。

彼時，滿載着深情厚誼的書信，總是穿越時空隧道，令久未謀面的親人、友人和戀人見



信如面，恍若久別重逢。那是張籍的「洛陽城裏見秋風，欲作家書意萬重。復恐匆匆說不盡，行人臨發又開封」；那是杜甫的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」；那是岑參的「東去長安萬里餘，故人何惜一行書。玉關西望堪腸斷，況復明朝是歲除」；那是元稹的「遠信入門先有淚，妻驚女哭問何如。尋常不省曾如此，應是江州司馬書」；那是晏幾道的「欲盡此情書尺素，浮雁沉魚，終了無憑據」；那是晏殊的「欲寄彩箋兼尺素，山長水闊知何處」……字裏行間瀰漫着無盡珍而重之的親情、友情與愛情，任憑時間荏苒，流轉千年依然瀟灑回腸。

正是因為經歷了漫長的時空旅行，在一寄一收之間皆是情之所至的抒發與心之所繫的期待，令書信昇華為消弭時空鴻溝的情誼紐

帶。蘊含着時空淬煉與情感積澱的手書信函，又豈是一鍵發送的電郵與短訊所能相提並論？

移動互聯網時代，人們一邊為木心的《從前慢》所感動，懷念「從前的日色變得慢，車，馬，郵件都慢。一生只夠愛一個人」，一邊卻又在碎片化漩渦中捨慢求快快罷罷不能，不斷製造着人際交往的雙言片語與斷簡殘篇，何其悲哀。所幸有人依然堅持筆墨通訊，珍藏過往書信，令手書信函不至成為時代絕響。金耀基教授正是其中之一。他在年屆八旬之際，有感弘一大師所云「天之源，海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」，更猛覺「此身雖在堪驚」，於是親自編選師友書信珍藏，配以回憶文字，結集出版《人間有知音：金耀基師友書信集》，再現網絡時代手書信函魅力。書信集時間跨度半世紀，空間跨度海內

外，從讀書求學結識的師友、工作中結識的師友，到因書寫而結識的「同聲相應」的師友，諸如王雲五、錢穆、梁漱溟、朱光潛、費孝通、殷海光、湯一介等，金公的朋友圈可謂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」，其師友書信集兼具文獻價值與學術意義，堪為大中華學術界寶藏。

在書中，金耀基教授表示：書信是一種最有手與心的溫度的書寫。看到手札，便像有如見到書信人的本真。書札含有的情意元素，決非其他書寫或媒介可以比稱，尺素之所以可寶，正因如此。書信的魅力因書之人而有異，有可傳世之人，其書亦必可以傳世。於我個人言，我最珍惜的是我的知己、知音的書信。知己者，知我之人；知音者，知我之書寫者。知己實必也是知音，蓋我之生亦書寫之生也。

遊走於金公師友書信墨寶之間，追憶大師們的治學為人，撿拾人文學術園的雲泥鴻爪與吉光片羽，復刻時代變遷的軌跡，不經意之間，亦體悟到「人間有知音」的人生真諦……

人間有知音



東言西就 沈言